

榆晚情

勇气

来自爱的温暖

□见习记者 丁立/文图



陈贞霞、刘志璋夫妇

2月1日，在洛阳新区德园小区的一栋小高层里，我见到了病床上的陈贞霞，眼前的她一点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，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沧桑。

陈贞霞说：“没有瘫痪前，大家都说我年轻。”早年的她开朗、好玩，唱过《刘三姐》，喜欢听京剧《贵妃醉酒》，单位里组织跳舞，参与的多是年轻人，年龄最大的她也翩翩起舞。直到受伤之前，老年舞蹈队里还能见到她活跃的身影。

一场灾难改变了陈贞霞的生活轨迹。

2005年春天，陈贞霞看完牡丹后回家，不小心被家养的小狗绊倒，她疼痛难忍，去正骨医院做了手术，本以为很快会好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从此她要与轮椅相伴。

高位截瘫——这意味着，陈贞霞的下半身失去知觉，大小便失禁，衣服要人帮着穿，就连翻身也要人帮着，残酷的命运永远地剥夺了她站立的权利。

陈贞霞在病榻上辗转难眠，思绪轻抚过已逝的60年。她想起和丈夫行游

天下，天山、敦煌、三峡、峨眉山、五台山，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；和同事一起去参观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坐飞机去广州，去哈尔滨看冰灯……

“祖国的大好河山我都转过了，当时我想，活得值了！”陈贞霞坦言自己曾对生活丧失信心，但是，这个世界总有些东西让她割舍不下……

陈贞霞是信阳人，18岁那年，她在洛阳工作的哥哥打电话说，当时洛阳医学院口腔系需要技术人员。因为这个电话，在洛阳这座镌刻着她的青春、婚恋与事业的都市里，她生活了50多年。为她遮风挡雨的哥哥不幸于前年病逝了，嫂子仍对她呵护有加。说到这里，陈贞霞声音哽咽：“我的一切都是哥哥嫂子给的。”

工作中，陈贞霞说她遇上了一个好领导，业务上帮助她，生活上关心她。老院长、同事们也对她非常关心，工会主席更是年年来探望她……

陈贞霞热情好客，喜欢帮助人，朋友满天下，苏州、广州乃至国外的朋友一直在和她来往。她出院那天，亲戚朋友来了七八十个人接她回家。

难受时，相濡以沫的丈夫刘志璋给她讲故事，读杜甫、白居易的诗，天天给她按摩、换尿布，将饭端到她跟前。他还请人给她做了个“站床”，帮助她进行康复训练。刘志璋还把他们的老照片在电脑上做成幻灯片，一张张地放给她看，一时间，仿佛时光倒转……

陈贞霞眼里闪着泪光说：“我的一生很幸运，周围有这么多人关心我，我也要坚强……我已经……挺过来了。”

刘志璋，采访那天，我自始至终没听这个男人说过任何表白感情的话，他只说：“我们的生活很简单，就像水一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”他用他的行动告诉我：婚姻，就是责任与坚守，牵手陪对方慢慢变老。

陈贞霞坐在轮椅上开起了玩笑：“这辈子，我可把他折腾够了，我够本了。”其实，我知道她想说：“亲爱的丈夫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已经深深地领情了。”也许她永远都不可能再站起来，但是她仍然选择了爱。

——活下去，说出爱，这也是人生箴言。

情乐园

我教重孙学春联

□寇北锁

春节期间，家家爆竹响，户户春联红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重孙上小学二年级，因教材中有背诵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月对苍穹”的要求，我想这是为学春联打基础的，春节不正是学春联的大好时机吗？征得他的同意，我们一老一少于是上街赏春联。

先学自家门上的。舍弟北辰写的春联是“元鸟始春，苍龙肇瑞”，横批“壬辰呈祥”。我用简体字抄在纸上，重孙不认识“肇瑞”二字，我讲给他听，对联迄今为止一直是竖写的，右为上联，左为下联，上下联句式和词性相对，才为“对联”。接着我讲了该联的含义，“元”是“头”，一年头一个月为元月，元月的鸟叫，表明春天的开始；“苍”是青色，今年是农历龙年，“肇”是开始，“瑞”是祥瑞，讲的是今年为龙年，必出现祥瑞。按词性分析，名词“喜”对名词“福”，是工对；形容词“多”对动词“至”，是宽对。同时，结合重孙在教材中学的，我说明了春联言简意赅、形式优美的特点。

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对门的春联，“喜多事成入平安，福至财旺家兴盛”。我先分析了句式，喜多事成，人才平安；福至财旺，家自兴盛。按词性分析，名词“喜”对名词“福”，是工对；形容词“多”对动词“至”，是宽对。同时，结合重孙在教材中学的，我说明了春联言简意赅、形式优美的特点。



绘图 焦雅琪

我们看的第三个的春联是“福降神州喜盈门，春归大地人间暖”。我正要讲解，重孙有点儿烦，嫌我唠叨，因为他对常用词词性有了初步分辨能力，他说：“还不是名词对名词，形容词对形容词，我都会。”我看不耐烦，就想难为他一下，问：“‘喜盈门’和‘人间暖’怎样对呢？”他瞪起了眼睛。我趁机给他讲这两者是对不上的。重孙说：“对不上就敢贴出来，说明写的人没有好好听老师讲。”我听了感到可笑，真是童言成趣呀！

最后我问他：“你看横批，有的从右向左写，有的从左向右写，哪个正确？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当然从左到右写才对，我们课本上都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错了。由于对联都是按传统习惯竖写的，读时从右边的上联向左边的下联读，为与对联保持一致，横批也应由右向左写。现在有些横批由左向右写，意思虽然清楚，但毕竟不妥。”重孙听了，连连点头。

我想，重孙学得虽然浅显，但基础初奠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会更上一层楼。

当年那条“尿素裤”

□李地耕

往事追忆

那是1972年，中国和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。

当时我正在县医院做住院医生，因有大学毕业生的招牌，又有较高的医术和口碑，在县里也算得上一个知名人士了。

一天，县供销社一名头头给我送来几个日本尿素包装袋，挺神秘地说：“把它染色做裤子可结实了，现在时兴。”

日本尿素袋是一种尼龙制品，很像纺绸，轻飘飘的，薄但很结实，这对每年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的我们来说，就成了物美价廉（甚至不要钱）的上乘衣料，相当时髦，当时有人把它称为“一级风，轻飘飘”（只能做夏季穿的裤子，不

能做上衣）。当时的人，能够穿上用这种材料制作的裤子，都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，于是，它即刻便在全国流行开来。

日本尿素袋呈灰白色，上面除印有斗大的“尿素”两个字外，还有“日本国某某株式会社”字样。因而，要做成裤子穿，必须加染料放到锅里煮，煮好了再在清水里漂洗，经过这样染色后才能使用。

有些染色不好的，上面的字迹仍依稀可见。再加上进口的尿素袋毕竟有限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搞得到，因此，能穿上用尼龙袋子做的裤子的，都是一些有门道的人，这就引起了普通百姓的羡慕嫉妒恨，于是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讥讽民谣，最常听到的是“大干部，小干部，一人一条灯笼裤。前面看是‘日

本’产，后面看是‘尿素’，中间写着百分之四十五”；还有“染黑的，染蓝的，就是没有咱社员的”。这些民谣尽管说法不一，但都离不开三个关键词，那就是：干部、日本、尿素。

这一现象持续了不到一年，上面也没有任何明文禁止，这种“尿素裤”就自行消失了，一则可能是国家进口日本尿素少了，二则也可能是时间长了，就连穿“尿素裤”的人也感到不雅了……

40年过去了，忆起那生活贫苦、艰难、乏味的年代，忆起我曾穿过的那条“尿素裤”，仍令人心跳加快，脸上发热，备感荒唐，只觉得那些裤子上洗不去的不只是“尿素”等字样，而是贫穷和尴尬，甚至是耻辱，但这毕竟是当时国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